

# 憶 六 弟 繼 春

王 紹 齋

## 一個青年積勞盡瘁的縣長

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早年親撰「讓我們來接受你的革命利劍」一文，追念江西省上猶縣縣長王繼春，這篇文章，文情並茂，不知感動了多少革命青年志士，使死者名垂不朽。繼春是筆者的堂弟，今年二月（農曆正月）是繼春七十冥誕，謹草此短文以誌懷念。

我們王家原籍浙江省紹興縣，祖父光耀公爲了走避洪楊之亂到了江西的省會南昌縣，此後即定居南昌省城過着游牧生活，歷任各縣府刑席，與錢塘錢氏結婚，生三子，長名秉鈞號雪澄，即繼春之父，次名秉堂，三名秉彝號德齋，即筆者之父，故我稱繼春之父爲大伯父，大伯父生四男二女，四男繼春號頌召，大排行老六，繼春的上面還有哥哥姐姐，我父親生兩男兩女，我在家中大排行第五，繼春叫我五哥，他排行第六，家中都叫他「六六」。

繼春自幼受大伯父的薰陶，教授他熟讀四書五經，記得繼春幼年背書時，伯父不用看着書，但繼春如背錯一字伯父却能立即發現而予以糾正，可見伯父的古書爛熟的一班。民國十年我和六弟同考南昌私立心遠中學，均被錄取，當時心遠中學學風優良，水準很高，應考的人很多，如果

國文程度不好不易獲取，最初我們因不懂英文，被編入乙組，一年以後經努力的結果同被升入甲組，繼春聰慧過人，對於數學頗有興趣，惜我家經濟情形不佳，未能使他向科學方面發展，我們同班同學畢業後多考取北洋大學或塘山路礦學院（交大前身），我和他畢業後只得考入江西法政專門學校就讀，以致都走入仕途。

繼春秉性剛直，疾惡如仇，對看不慣的事喜作不平之鳴，平時也不修邊幅，破爛的衣服照樣穿着，他對藝術方面却毫無興趣，他的中文字和英文字都寫不好，他曾爲了要寫好中文字，下定決心每天清晨早起練習大小楷，但練了幾年還是寫不好，引爲終身遺憾。

我們在讀書的時期都歡喜看小說，但是沒有錢買書，那時也沒有租書的店，於是我們合作開始養鴿，起初只養了兩三對，以後逐漸發展到兩三百對，鴿子生蛋和引來的野鴿出售的錢，除供給鴿子的糧食外，頗有餘剩，這就是我們購書的財源，我們所購的小說書如「東周列國誌」「三國誌」「水滸」「封神榜」「七俠五義」「小武義」「蕩寇志」「包公案」「施公案」等等色色齊全，應有盡有，惟獨「紅樓夢」一書伯父不許

看，足見當時伯父對我們管教異常的嚴格。

說起繼春看小說時曾有一點小插曲，以此可表現他的個性，他看「三國志」看到關公敗走麥城被呂蒙殺害時，他竟將書中曹操和呂蒙的畫像的頭割去，此事常被我三哥引爲笑談，說他太衝動看書替古人報仇。後來他在江西省政府任視察，在地方當縣長，常常微服出巡，明查暗訪，可能是受幼年時看上述小說的影響。他在少年讀書時即懷抱大志，曾在他自己房門口寫了一付對聯：「交天下士，讀古人書」，當時心遠中學的校長熊育錫先生注重科學，學生畢業後都以升入北洋大學及塘山路礦學院爲第一志願，自三年級起所有數理化等學科全部採用英文原版書籍作教本，因此同班同學被淘汰者達三分之二以上，我們那一年級最初錄取一百六十餘人分兩班，到畢業時只剩下四十四人，我三哥性頗幽默，有一夜偷偷地將繼春貼在房門口的對聯下聯改寫爲「讀原版書」，曾被全家引爲笑談。繼春在學校愛好籃球運動，我和他同時被選爲班級代表，繼春身體較矮小，比較吃虧，但是他勇敢非凡，搶起球來決不輸給人。

由於祖父早故，我父親繼祖父作幕友生活，

大伯則努力進行科舉，全家兩房的生活均由我父親負責，不幸父親中年亡故，全家生活重擔落在大伯父一人的肩上，因而影響他考舉人的計劃，大伯父放棄科舉後，即就江西武備學校及陸軍小學的文案（祕書）之職，因此凡早年出身江西武備及陸軍小學兩校的江西省籍軍人如李烈鈞、彭程萬、顧世瑛、熊式輝等都是我伯父的學生，對伯父非常敬重。民國二年李烈鈞任江西都督時，伯父最初曾擔任他的祕書，後來外放江西玉山縣知事（縣長），直至李烈鈞的反袁二次革命失敗，北洋軍閥李純佔領了南昌後始被解職。

國父在廣州組織軍政府李烈鈞任參謀總長時，伯父曾受聘赴粵在大元帥府任祕書，至陳炯明叛國後始返回南昌。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克復南昌，李烈鈞再任江西省主席時，曾擬請伯父擔任要職，伯父以年事已高婉却，贛北財政處長周雅能先生出身江西陸軍學校亦擬邀伯父幫忙，伯父即推荐筆者隨往工作，當時繼春六弟尚在法政專校未畢業，待畢業後，適熊式輝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，熊係武備學生，繼春六弟即被派在省府任視察，過去視察赴外縣查案多係官樣文章，先拜會縣長接受一切招待，最後由縣府準備一份申復文交差了事，繼春弟的作風和一般人却大不相同，當他赴外縣查案時，必定微服出查，住的是小旅館，穿着破舊衣服，絕對不接受招待，因此縣長以及其他官員想事先找他談談都絕對無法找着他，必要等到他已經查有相當眉目時，始與縣長見面，查明後秉公據實呈報，決不徇情，當事者自不免受到相當處分，民政當局看重他的忠誠正直，

一切較大案子都交給他去查，於是各縣長聽到派王某查案都感到頭痛，大伯父究竟是世故頗深的長者，誠恐六弟少年氣盛，開罪人太多，於是親自出馬要求當局另派繼春出任實際工作，剛好上猶縣自共匪手中收復，省府即派繼春担任上猶縣長，上猶光復之初瘡痍滿目，廬舍為墟，繼春竭力恢復了秩序，努力建設，是時適今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在贛南担任行政督察專員，上猶縣正是經國先生的管轄區之內，於是經國先生對繼春非常的愛護，繼春感激經國先生的愛護與支持，許為平生最崇敬的長官。

我和繼春弟自民國十六年分別後，由江西到南京，由南京到上海，中間雖曾返回南昌一次，只耽擱數日即離去，弟兄相聚時間甚少。抗戰爆發，上海淪陷後，我離滬赴港，太平洋戰爭發生後，我陷身在港，家中音訊不通，旋輾轉由粵桂轉往重慶，奉派在財政部供職，到重慶不久，繼春弟適在復興關中訓團受訓，我因未接家信事先不知，直到他受訓完畢，來財政部來看我，弟兄久別重逢，驚喜交集，他告訴我次日即將返回江西任所，我問他是否需要什麼？他告訴我他已買去中山裝一套，作返回川資，詢及他何時結婚，他說：「日寇未滅，何以家為，」我們就此匆匆的一別，未料竟成永訣！

繼春弟所患的是肺病，肺病可以說是我家中一大患，此病起因於我大伯母，亦即繼春六弟的母親，她在我們幼年時曾患嚴重的肺病吐血，迭經江西著名中醫診治，臥床達兩年之久，終於醫藥無效而病故，當時我們家人均無衛生常識，未

將年青的一代予以隔離，事實上，我們這種舊禮教的家庭，也不能這樣做，肺病幾乎傳染了全家，伯母去世，未出一年，大姐三姐及四姐都相繼的被感染肺病而去世了，她們死時都不過十四五歲的少女，正值發育時期，最易感染，幾年之後，大哥三哥及大嫂亦相繼患肺病逝世，不幸最後竟輪到繼春六弟。全家始終未被感染者只有四哥二姐和我三人，綜計我家兄弟姊妹共九人，患肺病死亡者達六人之多，此外還有大嫂和大嫂的女兒以及一個老女傭人都是患肺病死亡的，真是令人不寒而慄，慘不忍聞，這也是我們家庭的一個悲劇！可嘆當時內地醫藥不發達，目前醫學進步肺病已非絕症了。

繼春弟初履上猶縣府時，正值共匪大破壞之後，人民顛沛流離，赤地千里，斷垣殘壁，十室九空，瘡痍滿目，繼春日以繼夜的努力工作，督率僚屬，安撫民衆，短時期內便恢復了秩序。繼春弟責任心最重，不畏艱難困苦，想做一件事，必定要做成功才罷休的，以一個身上潛伏着肺病的人，經長時間的辛勞，況他平時極節省，對飲食又極隨便，於是肺病一發即無法施救了。

上猶縣經他治理得有條不紊，社會安定，人民生活日漸改善，辦了一所中學，修了一條大馬路，他個人竟心力交瘁與世長辭了。承蒙蔣經國先生的關愛，為他料理後事，並且將上猶縣的中學及馬路均改為「繼春中學」及「繼春路」，以紀念他的勞績，沒藥存感。繼春弟是抗戰期中的一個鬥士，也是一個模範縣長，惜天不假年，壯志未酬身先死，惜哉。